

加息“靴子”落地

□ 王迎晖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传来央行加息的消息。至此,从去年底到现在,在空中盘旋两个月的加息“靴子”终于落地。

说是空中盘旋两月之久,是因为这次加息已在各方人士预料之中。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形成去年CPI上涨的国内国际因素并没有离去,通胀压力持续不减,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央行也在各种场合强调,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得加息之举呼之欲出。

人民币过快升值难解通胀压力



□ 余丰慧

进入2011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在当前情况下,力挺人民币升值的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有利于产业升级,有利于克服过度依靠低端出口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状况。这些也许都有几分道理,如果人民币适度、缓慢升值,在中国出口企业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升值,在给中国出口企业预留一个转型时间空间基础上的升值,确实能够达到上述目的。但是,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将使得无数出口企业来不及转型就会在转型升级中死掉,何谈成功转型呢?

中国追求的是出口、消费和投资均衡发展,中国经济从过度依靠出口转到消费为主要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而目前消费启动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有待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大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渡期内,如果由于人民币升值过快把出口一棍子打死,而消费又没有启动起来,那么,对中国经济无异于致命一击。而目前,大举投资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可能重蹈覆辙,同时,房地产调控、环境压力、节能减排、城市治堵对汽车业的影响等都在集中出现,出口这架马车如果彻底减速或者停滞下来,那么,中国经济危机将就在眼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快速升值有利于缓解国内通胀。这种认识算是错误和糊涂的。人民币升值确实能够使得一些商品转到国内销售,增加国内供给,似乎对物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实不然。中国出口到美欧的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端纺织业消费品,这部分与国内同质化很强的产品在国内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一部分本身就处在过剩状态,一旦转向国内销售很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国内物价上涨和通胀主要是蔬菜、粮食以及消费品价格上涨推动的。因此,对国内通胀不但起不到缓解作用,而相反还可能推高。

目前中国通胀的总根源在于货币常年超发积累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货币泛滥是总祸根。为了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正在采取大力度回笼市场流动性的对策。人民币过快升值,已经吸引国际热钱大肆进入中国,市场流动性大幅增加,抵消了货币政策回笼流动性的作用。同时,热钱进入房市、股市,造成资本资产市场过热和产生泡沫风险,进入农产品市场大肆炒作推高物价,助推通胀。所以说,人民币过快升值并不能缓解通胀而可能推高中国通胀。

据多家分析机构预测,通胀在2010年困扰中国经济之后,将在2011年继续困扰中国经济,成为我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虽然有人预测今年的通胀水平有可能前高后低,但是由于加息时滞效应,若不提前加息,今年通胀前高后低的光景也可能不保。

通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表面上是物价上涨,实际上是市场充斥着过多的流动性。在低利率下,资金借用成本太低,不光会助长流动性泛滥,还会使企业在信贷资源使用上多寡不均。虽然过往的实践表明,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偏好数量型工具,在动用价格工具时慎而又慎,但是,目前遏制通胀最有力的工具仍然是利率。这次加息是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特点是存贷款利率的等幅上调,这有利于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抑制大型企业对贷款资源的过度占用。从今年一月份贷款情况可以看出,一月份前三周,新增贷款已达12万亿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大企业和券商开始“囤钱”,即使现在不需要,但因为信贷已成稀缺资源,

也囤下以备将来。而加息可以提高企业资金占用成本,使资金在大中小企业中的配置更合理。需要提出的是,这次加息只是提高存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幅度不大,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

当然,加息并非是皆大欢喜,它是一把双刃剑。目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运行冷热分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见消停迹象,境外资金流入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我国净流入的压力增大。去年12月我国新增外汇占款4033亿元,较上月进一步多增837亿元,从新增外汇占款扣除FDI和贸易顺差的差额来看,去年四季度境外资本流入明显增多。我国加息,必然使热钱闻风而动,这会助长资产泡沫重启和蔓延,会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任何政策都是有成本的,目前通胀是国内经济的主要敌人,必须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至于对热钱的遏制,相信货币当局自有另外的“池子”可用。

另外,自从危机之后,这是第三次加息。每次加息都有人惊呼我国将进入加息通道,这次如何呢?笔者认为,在今年通胀形势严峻的现实下,



一次小幅度加息并不能解决问题,对今年而言,这不应当是惟一一次加息,但关键还是要看CPI。如果第一季

度CPI超出预期,助推通胀的国际国内因素不减,那时加息势在必行。至于“通道”之说,已不重要。

学者观点 | Xue zhe Guandian

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具里程碑意义

□ 张莱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的另一个超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39万亿元,超过40多年保持全球“老二”的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规模和总量的超越意义非凡,但中国的发展及其质量远远没有超过日本,中国和日本仍具有非常大的差距。

从人均GDP看,即使GDP总量相当,中国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IMF数据显示,相较于日本的42431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中国的人均GDP仅为4412美元,在全球排名百名之后。

从实际财富看,日本的海外资产并未列入GDP,事实上自从本世纪初,日本就开始由“贸易立国”战

略向“投资立国”战略转变。近5年日本每年海外证券利息收入在500亿美元以上,日本企业的资本利得及海外进账也极其巨大,海外资产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中国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更能反映真实国力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并不一定超越日本。

从经济构成看,在日本GDP中,个人消费占近六成,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一直以来,与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相伴的是高投资率,1978-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达到38.42%。

从国民财富分配上看,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日趋严重,基尼系数已增至0.48,超过了0.4的警戒线。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而据联合国2001年的数据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5,在发达国家也处于较

低水平,日本的中产阶级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

从贸易结构看,日本近六成出口产品为高附加值商品;而中国出口产品中,相当部分是“设计和利润留在欧美日,GDP和能耗留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产品。

从制造业竞争力看,中国是制造大国依然不是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

而对比日本,虽然日本制造业近年来发展较为缓慢,但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仍然位居发达国家前列。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和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资料所数据显示,日本在制造业的增长

为4.1%,仅次于美国的4.7%,位居第二位。此外,探求先进制造技术,把开发出“先他国一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是日本制造业维持和强化国际竞争力的首要武器。

此外,中国经济社会中仍有诸多失衡的因素,人均收入较低、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公共福利事业有待发展和完善、国际核心竞争力不强等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演进路径。从立国到强国再到富国,中国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如今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以往的国家营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它将涉及一国整体的发展路径和动力结构的转换,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比规模超越第二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疏通水利投入的“最后一公里”

□ 白田田

“最后一公里”,在水利领域一般指的是小型农田水利。由于国家对“小农水”的投入少、欠账多,加上农民缺乏投入能力和积极性,“最后一公里”的梗阻问题成为了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未来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而土地出让收益中的10%将被用于农田水利建设。随着水利投入的成倍增长并流向农村,“小农水”面临着另外一个“最后一公里”问题:大量的资金如何能够有效使用?

对于大中型水利工程的投资和建设,政府和企业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投融资机制也比较成熟。而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设施产权不明晰、用水制度不完善和管护维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小农水”的建设显得复杂许多。

农村改革之前,农田水利的投入基本是依靠农民投工投劳。实行“大包干”之后,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大量地从农村流出。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农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政



府公共财政退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企业更是没有兴趣进行投资。农民往往只能通过自己购买小型水利设施和打机井等方式,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用水需求。

存在交易成本大、达成协议难和监督成本高等诸多问题。

早在2009年,全国人大调研组关于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也指出,由于投入渠道分散,运行环节繁多,造成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难以形成合力,不利于按照统一规划进行实施,项目监督和评估难度加大,行政成本增加,重复建设和管理主体错位的情形并存。

也就是说,小农经济在面对大规模资金进入时,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组织结构和动员体制,从而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并最终确保农民受益和农业、农村发展。

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农田水利投入将形成以财政资金作为主导、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和社会投入的机制。在这样的“新机制”里,最核心的部分可能不是财政资金,而是农民的主体地位。如果忽视了农民对于农田水利项目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不尊重农民的意愿,一味“自上而下”地搞水利建设,只会催生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

当然,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明确国家、集体和农民的责任和权利。比如深化小型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扶持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主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调动农民用水、管水和加强水利设施维护的积极性,加强公益性的基层水利管理机构和技术服务组织建设等。

人间正道是沧桑

——评余胜海的新作《草莽生长》

□ 陈雪频

自从1999年英国小伙子胡润制作出第一份中国富豪榜单之后,富豪就开始成为舆论消遣的对象,首富更是成了一个流行语。刚开始制作中国富豪榜单时,胡润还只是安达信的一个咨询师,兼职为《福布斯》做调研员。几年以后,当《福布斯》开始准备推出自己制作的榜单时,胡润又创立了“胡润百富榜”,并举办各种各样和富豪相关的活动。就这样,消遣富豪不仅成了一个舆论现象,而且成了一门生意,至今欣欣向荣。

国内媒体对富豪的报道,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有的报道对富豪的视角是“45度向上”,把这些富豪说得花好月好,一个个都是经天纬地之才,有些报道甚至让人感觉有些肉麻,极尽吹捧之能事。有的报道对符号的角度则是“45度斜视”,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富豪,如果其中一个富豪出事了,则有些幸灾乐祸地落井下石,好像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人迟早要出事一样。无论是仰视还是鄙视,这两种视角都不可取,因为这种视角都会让人走样。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对那些写富豪故事的书都有些挑剔——我不想看到一个像神一样的富豪,也



不想看到一个内心阴暗的富豪,这都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样子。我希望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焦虑和忧伤的人,因为这更符合我对那些富豪的观察。当我看到余胜海的新作——《草莽生长》的时候,我知道这正是我要找的那本书,对那些富豪采用平视的态度,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来描写这些富豪的发家史。这样的视角往往会显得更加可信。

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体制方面的限制,在中国做企业成了一件高风险的事情。那些外表光鲜的企业家,他们往往也是九死一生过来的,其中凶险和焦虑,往往并非外人所能想象。无论是那些白手起家的富豪,还是那些遭遇挫折的富豪,我们都应该抱着一种尊敬的态度去看待他们,不去逢迎,也不必苛刻。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富豪身上的故事,也在反应着这个时代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文字,不是文思泉涌地自由挥洒,而是用心来写,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自己和自己搏斗的结果。在《草莽生长》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作者余胜海的诚意和努力,可以说,这是一本心血之作。很欣赏余胜海写作这本书时候的态度,平视自己的写作对象,不仰视对方,不苛求对方,用忠厚之笔写尖锐之文,用尖锐之笔写忠厚之文。无论对读者还是被采访者,这种感觉都让人感觉到更加可信,行文也更加踏实。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余胜海笔下常常不自觉地对他们有一丝怜悯之心,这种怜悯之心是感同身受的同病,因此也多了一些人情味。余胜海是一个对工作一丝不苟,做事力求完美的人。这种不断突破自己瓶颈的努力,经常会让作者感到挫败,但也正是经历过了这种努力,我们才能看到这么美的文字。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社群总编)